

海合会裂痕从隐性走向显性

文/丁 隆

近期，也门局势突然升级，将沙特与阿联酋这对海湾“兄弟国家”的长期矛盾公之于众。2025年12月30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停靠在也门东部穆卡拉港、被指来自阿联酋的船只实施打击，在沙特的最后通牒之下，阿联酋部队撤出也门。随后，阿联酋支持的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至此，两国围绕也门南部控制权的“代理人冲突”由暗转明。海合会两个最重要成员国的公开分裂，折射出海合会内部矛盾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局部走向全局的深刻变化。

从暗战到明争

也门战场上的沙阿对立，本质上是两国地缘战略目标根本对立的集中爆发。2015年，为遏制被认为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组建阿拉伯联军实施打击，防止伊朗势力兵临沙特。阿联酋积极派兵加入联军，力挺沙特，维护海合会团结。然而，两国在也门却“同床异梦”，战略目标大相径庭。沙特的军事目标是打击胡塞武装，扶持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总统委员会；阿联酋则“暗度陈仓”，扶植也门南部的南方过渡

委员会。后者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却密谋也门南方独立建国，这挑战了沙特的底线，但沙特前期将重心放在打击胡塞武装之上，无暇顾及也门南方，后期为退出也门，对阿联酋及其“代理人”的行动选择了隐忍。

沙特淡出也门，给阿联酋提供了加大对南方分离主义支持力度的机会和空间。2025年，南方过渡委员会分离主义活动升级，开始与总统委员会抢地盘。12月，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在也门东部哈德拉毛、迈赫拉等临近沙特的省份攻城略地，争夺穆卡拉等重要港口，引起沙特的高度警觉。政治上，沙特主张维护也门统一，恢复也门合法政府。安全上，沙特将也门视为其南部边境安全的重要缓冲地带。阿联酋则在也门怀有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野心——试图通过“代理人”控制也门南部，进而控制该国港口、航道与节点城市等战略利益，并以也门为跳板，在亚丁湾和非洲之角建立港口网络。

战略分歧延续多年后，最终以“兄弟阋墙”的方式爆发。当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控制也门东部重要省份并不断逼近沙特边境，沙特随即对穆卡拉港船只实施打击，并勒令阿联酋24小时内

撤军。但在阿联酋宣布撤军后，南方过渡委员会仍公开表示阿联酋是“对抗胡塞武装、支持地区及海上安全的关键合作伙伴”。2026年1月，沙特战机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目标展开多轮空袭，也门政府军在其支持下收复哈德拉毛省第二大城市赛文等地，双方还在该省首府穆卡拉市发生交火。这一系列事件也表明，沙阿历时十年的“反胡塞联盟”名存实亡。

为何“兄弟阋墙”

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战场上摊牌，是海合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将“输出革命”作为对外战略，否认海湾君主国的合法性。为应对伊朗挑战，1981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组成海合会。成立45年来，该组织在促进海湾阿拉伯国家一体化方面卓有成效，成为阿拉伯世界最成功的区域合作组织。然而，随着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海合会国家渐生罅隙，2017年甚至爆发严重内讧——沙特、阿联酋、巴林等成员国以卡塔尔“支恐”为由与其断交。虽然五年后断交各方“破镜重圆”，但这场危机使海湾阿拉伯国家难以

回到团结和睦的从前。海合会步入“不惑之年”后危机频发，根源在于内外环境的变化。

首先，近年来中东“冲突潮”与“和解潮”共生，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考验海合会的团结。其一，海合会为应对伊朗而生，这是成员国一致对外的重要因素。然而，卡塔尔、阿曼等国长期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沙伊和解后，海合会国家与伊朗的关系显著改善，反伊朗和反什叶派叙事不再主导海合会国家外交政策，这颠覆了其以往的敌友逻辑。在也门问题上，不仅沙特与阿联酋之间出现矛盾，阿曼也未参加沙特组建的联军，另有国家对干预也门内战无甚兴趣。其

二，与以色列关系的亲疏是导致海合会国家疏离的又一因素。阿联酋、巴林已在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方面与以色列深度合作，但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持谨慎态度。各国对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存续、加沙重建等问题的态度已明显不同。

为因应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海合会国家认识到重构盟友关系和安全架构的必要性，但它们的结盟逻辑相互抵牾。例如，2025年9月，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后，美国同卡塔尔重新签署安防协议，卡塔尔被赋予“非北约主

要盟友”地位。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访问美国，两国签署《美沙战略防御协议》，美国也授予沙特“非北约主要盟友”地位，承诺向沙特出售F-35战机。这一举措使沙特从美国获得的安全保障提升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也引发阿联酋等国的战略焦虑。2025年9月，沙特还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同时阿联酋谋求与以色列和印度结盟。这两个包含战略敌手的联盟，未来或将沙阿两国拖入冲突。此外，海合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纷纷向外求解，但却在提升内部安全合作水平、建设安全机制方面无所作为，说明其向心力在下降。而在对待政治伊



供图/C photo

斯兰的态度上，更可以看出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明显的分野。卡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阿联酋则在全球范围内坚决遏制、绞杀政治伊斯兰，沙特对于政治伊斯兰的态度则相对灵活。例如，也门伊斯兰主义政党——改革集团，便是沙特支持的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问题既导致了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也是此次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决裂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海合会内部，沙特同其他成员国，特别是同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发生权力转移导致矛盾加深。沙特以其实力和体量成为海合会天然“盟主”，该组织成立之时，大多数成员国刚建国不久，因此它们采取了扈从沙特的战略，以求生存为主要目标。然而，经过40余年的发展，其他成员国同沙特的差距大幅缩小，卡塔尔、阿联酋羽翼渐丰，在外交和发展领域甚至反超沙特。卡塔尔凭借巨额油气收入搞“小国大外交”；阿联酋则致力于构建国家品牌，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将迪拜和阿布扎比建设成世界名城。实力地位的变化催生卡塔尔、阿联酋的地缘政治雄心，它们开始实施独立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卡塔尔积极斡旋地区冲突，将多哈变成“和解之都”，并成功举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赛事，出尽了风头。阿联酋对沙特的外交政策则由扈从主义转型

为“推卸责任”，即在沙特羽翼之下，推行自己的外交和经贸议程。新领导层上台后，两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阿联酋提出构建“沙特—阿联酋轴心”，意在以此取代海合会，重塑海湾地区格局。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奉为“导师”，决心学习阿联酋发展经验。然而，阿联酋地缘雄心上升后开始寻求战略自主，有时甚至不惜与沙特对立。

第三，同质化竞争损害各国间关系。海合会国家地理环境与自然禀赋相似，富产石油和天然气，经济严重依赖油气出口收入，属典型的食利型经济。近年来，海合会国家纷纷推出长期发展战略，旨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为此，各国以迪拜为榜样，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等。然而，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方向相似，又有相同的榜样，这导致它们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例如，2022年，沙特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宣布实施“区域总部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来沙特设立区域总部，此举实质是沙特同阿联酋争夺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再如，2017年，阿联酋启动“2031年人工智能战略”；2025年，沙特成立人工智能公司Humain，卡塔尔成立人工智能公司Qai。三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对标阿联酋的市场主导地位。

最后，经济一体化进程遇阻。海合会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曾取得骄人成就，特别是在关税、清关措施、对外自贸谈判等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方兴未艾。2001年起，海合会雄心勃勃地效仿欧盟，试图建立货币联盟。然而，2007年阿曼宣布不参加该联盟，沙特和阿联酋也围绕海合会央行选址问题分歧尖锐，导致货币联盟搁浅。这显示海合会高水平经济一体化进程仍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海合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本质上是地区中等强国在权力真空期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必然结果。随着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俄罗斯受乌克兰危机牵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试图填补地区权力真空，但各国战略目标存在较大分歧，导致矛盾从隐性走向显性。也门战场上沙特与阿联酋的摊牌，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后，海合会团结合作遭遇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当前双方矛盾虽已降温，但分歧并未得到解决。然而，沙特和阿联酋能否化解矛盾，对海合会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未来，海合会能否在政治协调和经济整合方面续写以往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产油国能否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对话协商化解分歧，重建包容性区域合作平台。^[7]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